

中国后先锋酷男 作家方阵

乱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是美女一统天下，还是酷男占据文坛？是美女更美，还是酷男更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女酷男们将我们的精神引向何方？



鲍十



申维



中跃



陶文瑜



刘照如



金海曙



颜前



赵刚

《生死庄稼》

《乱》

《飘》

《足球应该是圆的》

《成语》

《空枪》

《蚂蚁歌谣》

《找个温暖的地方》

《困境》

《幼儿园》

中国后先锋酷男 作家方阵

乱

主编 申维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是美女一统天下，还是酷男占据文坛？是美女更美，还是酷男更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女酷男们将我们的精神引向何方？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申维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 6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申维主编)
ISBN 7-5371-4497-4

I. 乱… II. 申…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229 号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1-4)

乱

出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规格/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71-4497-4/I·4053

全四册总定价:80.00 元.

中国后先锋酷男作家方阵

鲍十 申维 中跃 陶文瑜 刘照如

金海曙 顾前 赵刚

联合制造

乱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序

——“先锋”之后的中国文坛

著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

小说在中国现当代生活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篇小说发表全国震动的事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先锋小说式微之后，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便似乎每况愈下了。先锋写作衰微之后，中国小说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方面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纷纷改版改刊，另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先锋精神萎缩，写作思想、技术上不思进取，二者构成了1990年代下半期及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主流景观。

先锋写作继承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和技术上双重的创新意识，颠覆了中国文学代圣贤立言的思想道统以及以时间为本位的叙事文统，开创了中国文学在小说文体上自由自觉的新局面。但是曾经的先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便渐渐失了锐气。电

视电影的招安,体制写作的收编,各种奖项的眷顾之后,曾经的颠覆者成了害怕颠覆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被人们说成不稳定、不成熟,他们害怕因为不断探索而失去已经争取到的读者、编审、导演,他们为保住已经取得的市场而放弃了革新、突破、追求,相反他们采取了保持、稳定、固守的策略,曾经的颠覆者在今天已经成了需要固守、退却的人。李锐的《万里无云》对于当年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来说无疑是重复的,虽然在艺术上更为精制,但精制的另一面是拘谨,作者的情感含量减少了,而思想上较早先的明确的启蒙立场而言,现在变得暧昧模糊了;再例如《暗示》,虽然这部小说再次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比较于韩少功 1985 年的《爸爸爸》、《女女女》,其探索的意义可说是微不足道。

由此,1999 年我和几个朋友提出了“后先锋写作”的概念,是年《青年文学》、《作家》等联合推出“后先锋”专栏,发表大量新锐作家作品,我、谢有顺、施战军、梁燕萍等先后发表文章对“后先锋小说思潮”进行了理论界定和评说。时隔 4 年,当年在后先锋阵营中初发小说的朋友们,许多已是当今文坛知名人物。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先锋之后中国文学如何自处?”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先锋写作 20 世纪 90 年代后创造力衰颓,很显然“后先锋”的出场对于这种局面是一种适时的反动,后先锋的使命是

在精神上将文学的先锋立场贯彻到底。

先锋性永远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石。人类对已有的一切的满足是相对的,而不满却是绝对的;人类对现状的认可是暂时的,而对未来的企盼则是永恒的;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是有限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却是无限的。这是先锋思想存在的依据。文学为人类提供审美理想,而不仅仅是描摹生活,它先天就是不满和期望的产物。“五四”先锋作家正是站在这一基础上,才造就了“五四”那伟大的审美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进作家再次拾起了“五四”文学的这一命题,这才诞生了人本主义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盛行以及作家对写作方式、方法的不断地反思和革新。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真正的先锋精神失落了。艺术上的创新被商业上的操作代替了,精神上的反叛被利益上的考量抵消了。如果先锋写作的精髓在于思想上的颠覆和艺术上的反叛,那么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以来面对人在商品面前的异化以及文学在商品面前的异化局面,我们有必要说,先锋写作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

这些年我非常关注后先锋作家的写作,对他们的创作也进行了必要的追踪。如今,从创作量上来看,他们已经成了各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最活跃的创作群体,从创作的质上来看,他们中

也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虽然从较高要求看,他们和当年的先锋作家尚有一些距离,但他们在个人化写作方面,在感性美学的探索上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强调这一点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中国当今非常活跃非常有潜力的写作群体,从他们的生活积累,从他们的写作状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将他们从当今文学创作的一般状况中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做一次集合式展示很有意义。

“后先锋”文学创作群体,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定型的背景下,以“个体”、“感性”、“身体”为核心语汇建构着新型的个体文化,他们是中国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转型、实用理性文化向审美文化转型的催生者。进而言之,他们还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价值模式的革命,他们反对成规、睥睨范式、追求创新的精神,还对小说构成了一种文体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先锋写作,作为对生活现实以及写作现实双重否定的结果,作为破坏和自我破坏、建构和自我解构的双重经验实体,它是最彻底的实验主义的文学写作范式。

在价值观念上,它是固执的,它坚持关于人的主体性解放的元叙事,它相信“人性的普遍解放”这个命题,固执地相信任何语

言的合法性都要经受这个命题的检验,因而作为早期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人性”、“个性”、“自由”等依然是后先锋维护的目标。它立志于人的感性解放,反对人的感性在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以及在商品经济中的双重异化,它反抗非人境遇,永恒地祝福人的激情、回忆、渴望、爱恋,并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使人的感性得到审美的解放,它将人的自由存在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在价值观念上它坚持从激情的维度从事文学创造,坚持人的主体性在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人的过渡上的等级划分,呼唤人从没有规定性的纯粹主体经由历史主体而确证自己为审美主体。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后先锋写作强调人的主体重建,试图将人的主体性放在历史之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因果联系,试图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模式,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对文本深度价值的重建。

我希望“后先锋”成为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负有使命感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立场,这也是这一命名的意义。也许是惟一的意义,但是这就够了,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重要了,就已经使它有了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说,“后先锋”不是具体的写作图式、写作方法,而是一个出发点。

这是世纪之始,这给予后先锋写作群体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在一个世纪初始,在一个旧世纪已经离去,新的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这个时间段对写作的人们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未来的审视,历史的沧桑在他们的心底已经过去,命运的更明朗的可能向他们显示了出来,他们是否已经感到了时间大师令人鼓舞的预言,他们的心底是否已经有了更自觉的承受和寻找?

作者简介:

葛红兵:文学批评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

目 录

鲍十·生死庄稼·····	(1)
申维·乱·····	(61)
申维·飘·····	(99)
中跃·足球应该是圆的·····	(111)
陶文瑜·成语·····	(147)
刘照如·空枪·····	(187)
刘照如·蚂蚁的歌谣·····	(211)
金海曙·找个温暖的地方·····	(233)
顾前·困境·····	(273)
赵刚·幼儿园·····	(295)



生死庄稼

鲍 十

1959年正月初一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当过农民、教师、文学期刊的编辑。在《中国作家》、《小说家》等刊物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拜庄》、《我的父亲母亲》，长篇小说《痴谜》等。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篇小说《生死庄稼》获得2000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现为哈尔滨市文联专业作家，黑龙江省文学院聘任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春节刚过，我便来到这个名叫长发的地方，专心写这篇小说。产生写这篇东西的念头，少说也有三年了，却迟迟不曾动笔，现在我才明白，我其实是不敢动笔。

前些天，父亲到我这里来了，我刚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就说：“张三尿子死了。”

说来肯定让人不可思议，父亲不常到城里来，大致上一年一次，他一来，我就向他打听一些家乡的事，我会问起某一个人，父亲便简短地说，他死了，或者，他有了儿子了。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让我惊讶一下。这一次，父亲没等我问。

父亲又说：“成福娶媳妇了。”

说完这两句话，父亲就不吱声了，却拿眼睛看我，似乎是等我再想起谁，再问他，他好回答。我一时想不起谁来，便不问，也用眼睛看他。看着看着，我禁不住笑了一下。

父亲说：“你看你看，你笑啥嘛！”

我的家乡是个村庄，名叫三水头，听起来挺大气的，实际是个又小又偏僻的地方。可是，那儿却有着天下最肥沃的土地以及天下最茁壮的庄稼。土地都是黑土地，庄稼则有玉米、高粱、谷子、大豆、小麦，此外还有各种蔬菜。我在那儿长到十九岁，我熟悉那儿的庄稼，我也熟悉村子里的人……这个自不必说。

长发是一个镇子，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是个“人物”，他叫我来，我就来了。这里正是东北平原的腹地，周围全是“甩手无边”的田地。如今雪还没有化尽，阳光却已经越来越亮丽

了，阳光就像此时的东北风一样，可以在空旷的田野上恣意荡漾，一点遮拦没有。东北风掠过雪地上的庄稼茬儿时，庄稼茬儿立刻发出了尖细的哨声。

我的目光一遍一遍从田上抚摸过去，看得眼睛都痛了。想着田野上长满了庄稼时的情形，那该是一幅多么丰满多么壮阔的景象啊！在无风的日子，庄稼静静地挺立着，又矜持又肃穆，一但刮起风来，顿时又一片喧哗，连喊带叫，躁动不安……

我记起了父亲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庄稼年年种啊。”

我觉得这话大有深意。

谷子的家在村子的后街，家里住着五间草房，苫房草是去年新换的，今天看去还黄灿灿一派崭新，房前房后全是菜园，菜园四周围着夯土的院墙，在菜园和房子之间留着一块院子，院子里有一间厢房，这是仓库，此外还有猪圈、鸡架和鸭架……不论什么，看去都整整齐齐的，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调理得很好的家庭，也看得出家主人过日子的心劲儿。

在家里说了算是谷子的爷爷，爷爷是一个身材瘦长的急性子的老头儿，他的话家里人从不敢反驳，谁反驳他就跟谁急眼。当然。他自己也凡事做在前边，家里家外的事处处拿得起放得下，无论田里的活儿还是院里的活儿，他都做得得心应

手，令人钦佩。

除了爷爷之外，家里还有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小妹妹麦穗，还有新娶来的媳妇豆花。这就是谷子的全家了。

谷子和豆花是前几天刚结的婚，因此谷子的身上总是又热又胀，就像火炭儿似的，不过，有些事情还做得不甚得法，尽管人折腾得很累，效果却没有想像得好。谷子对此很不满意。

节气过了“谷雨”。不紧不慢刮了半冬一春的风，终于刮得倦了，也像期待着有人拍手叫好，地一直没有得到，便灰溜溜地煞住，自己替自己偃旗息鼓了。因此夜里十分沉寂，整个村庄都无声无息，直到早晨，当烟紫色的早霞照亮玻璃窗的时候，村子才远远近近的有了些声音。

谷子一觉醒来，伸手朝身边一摸，发现新媳妇豆花已不在炕上。谷子抽了抽鼻子，马上就闻到豆花那股新的热烘烘的气味，就像刚发的大酱。谷子打个哈欠，重新合上眼睛，还想再躺一会儿，这时听见豆花在厨房叫他：“谷子，谷子……”

豆花的声音又短又细，好像害怕似的，却挺撩人，立刻让谷子想起她的某个动人之处。谷子知道这是叫他吃饭，只好起来。到厨房一看，不单豆花，连爷爷、父亲和母亲都起来了，正围着饭桌坐着，饭桌中间放了一盘萝卜咸菜。这会儿豆花正在笑吟吟地给每个人盛粥。谷子刚发现桌子还少个麦穗，麦穗就从屋外进来了，她刚上完茅房，因此一进来就到水盆那儿洗手，她正在霞镇念书，已经念到高中了，知道讲究卫生。

谷子也在桌前坐下来。麦穗刚要坐，却被母亲叫住了：

“麦穗儿，帮你嫂子拿干粮……”

吃罢饭，父亲拿过了烟口袋，给爷爷装上一锅儿烟，点上火。又给自己装了一锅儿，也点上火。爷爷呷了一口烟，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爷爷的嗓子瓮声瓮气地说，他说：“今个儿，就把没种完的地都扫扫尾吧。套子里还有半亩来地，就让谷子和他媳妇去，道儿远，你们两个腿脚好，走路轻快，快去快回……都种苞米，记着把墒子刨深点，今年墒情不怎么着。谷子，你听明白没？……屯跟前还八九分地，就让你爸妈去种上。谷子他媳妇，别忘了，给你和谷子装上晌饭，多装点儿，谷子这小子，能吃……”

爷爷说：“动身吧，这就动身吧。”

父亲说：“忙啥？抽完这袋烟。”

在爷爷和父亲抽完烟之前，豆花已经把午饭装好了，装在一只搪瓷盆里，外面包上一块头巾，上面打了个结。谷子则从屋角拎出那条装种子的麻袋，小半袋的样子。豆花在门口等着谷子。谷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们走了。”

爷爷说：“慢着。”

谷子不知爷爷要干什么。只见爷爷对他眨了眼睛，然后说：“悠着点儿，不用急，这几天够你受的，别累着……”

爷爷说完便笑起来，笑得十分爽朗，笑得嘎嘎的。笑得谷子立刻就红了脸，笑得豆花也红了脸，她听见了爷爷刚才的话。

谷子和豆花走出家时，太阳还没出来。但是，天地间已一片明亮。天空中显出一种蓝中带红的颜色。天上的云彩则是半红半白的。白的地方，白得耀眼。地面则光秃秃的，土地早已翻弄一新，打好了垅，有的已种上种子。土地分明是黑色的，看去却不那么黑，有点淡黄，想必是受了露水的缘故，似乎亮闪闪的，路边已经长出了绿草，远远近近还有几棵树，树上则生出小小的叶子，无论绿草还是树叶，也都挂着露珠儿，都亮闪闪的，看去无比的鲜嫩。忽然间，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叫声也像露珠儿一样，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十分新鲜，十分清脆……

爷爷说得没错儿，这条路果真挺远。可是，空气是这样的澄清，天地是这样开阔，走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恰恰相反，倒让人心里十分的愉快呐……

走着走着，豆花说：“爷爷真有意思！”

谷子说：“爷爷呀，那当然……你知道他说的啥吗？”

豆花说：“还能说啥？我又不傻……”

谷子说：“哈！……”

豆花心里又羞又怯又甜蜜，抿着嘴角轻轻笑着。她笑的样子那么好看，跟她的长相一样好看。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真是谷子的福气，村里人都这么说。

谷子朝豆花看了一眼，立刻想起了什么，心里不由得有些冲动，觉得嗓子很干，便咽了一口唾沫。

豆花看见了，问他：“你咋地了？”